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汪存埥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四裔

宋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論敵遂衰弱乞和四州不可棄上奏曰臣今日伏准三省樞密院劄子盧仲賢齎北界書回議用敵國禮講和其南北歸附人彼此各不發遣臣除已施行外臣竊念敵兵盛彊凌

今中國幾四十年今陛下嗣位之初敵遂衰弱通書乞
和亟正名分上天右序昭若日月大勲之集實基於此
而臣卷卷之忠謂陛下宜審今日之機以答天之休賜
蓋敵揭榜蔡州有云歲幣舊疆如故遠近傳録竊有所
議以敵所不惜者虚名所必取者實利也蓋自海陵死
敵兵一散馬多死亡衰既嗣立而昏庸契丹渤海之族
因得以乘其釁隙而信其讎憤中原起義之師迭作於
山東兩河之間内阻外訌殆無以植立其國特其用事

之臣猶欲倔彊繆為大舉以要我之和不頓一戟而得地得財何敵之每能用其術而我每墮其計中也彼謂海泗唐鄧四州以兵取則有勝有負以兵守則有得有失而知中國之意常汲汲於名分之正故棄虛取實大言今我而不知亮與兵舊約已亡我之名分我自正之何待彼之從違而後有不正之名也士大夫懲靖康之獸不敢言兵亦垂四十年矣敵欲戰則上下憂懼如不可以朝夕敵欲和則輕於割地惟恐一失其意獨不思

今日與靖康之初敵兵盛衰之勢如何官軍之可用不可用又何如也且海泗二州襟帶山東淮北之地得之所以繫其民之心而唐鄧二州利害尤重以之而守則上流之勢固以之而戰則窺洛趨汴外連兩河之民漢光武諸葛亮恢復漢祚其規摹皆出於此光武得之而中興亮不得之而馳驅於蜀漢之遠故大功終以不遂方册可考也竊意朝廷之議必不出於此而臣去國萬里偶當襄漢一面苟有所見敢不盡誠再三披露願陛

下深察之如曰本朝事力未給姑從其請若敵退而歸得以全力平其內難數年之後馬益蕃庶兵財富裕不知我所積事力能與之相當否也一失此時之機臣恐後患有甚於今日比見探報敵令以迫促之期脅我以和恭惟陛下方以祖宗陵廟中原萬姓為心必不惜一介幅紙中命大臣別與之議如其不從臣雖已句祠苟一日未去尚當躬率三軍嚴陣以待必不與此敵俱生天地神明實臨之惟陛下財幸

允文又論不當棄四州地與敵和上奏曰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敵國禮講和臣輙一具奏疏敵已衰之迹乞不棄四州之地方以冒昧日積憂惶伏奉御劄許臣以忠勤諭臣以能副陛下之意恩禮加重腹心示眷臣之欲報言之為淺伏讀聖詔所謂四郡之地敵人若許我則當遣使以款之若不許我則不復議和睿謀閎深聖斷英果固非臣所及亦非在廷將相大臣百執事所能及也傳曰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尚顧畀其說惟陛下幸

擇竊謂自古中國之於外裔或戰或和必因盛衰之勢而用之若當戰而和與當和而戰此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也漢高祖唐太宗皆起於秦隋大亂之後其所遭之時所用將相所集兵車所都勝勢大率皆畧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如此何哉冒頓方盛而頡利衰故也二君者豈能為天下之機特因其機而不失爾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敵為盛耶衰耶方敵盛時力茍不足尚以和而詸我我每墮

其計中自宣和請康而來可迭考而究見之也彼欲取契丹始詠我以海上之盟彼未得太原又詠我以城下之盟達蘭以蒙國為患棄河南之地而詠我以盟烏珠既引兵臨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詠我以盟數十年之間凡四與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謂和猶可恃耶彼力不足雖戰必和彼力有餘雖和必戰往事歷歷可鑒而世不悟有識者不知泗泗之横集也彼今已衰不止於力之不足一和之後彼之力有餘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

保其不叛否也况海陵死舊盟巳亡皇帝者我自帝也
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國者我自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
何有於不正之名而汲汲於正之乎姪國之稱豈無猶
子之嫌未可以言敵國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
帶之險皆不可以輕棄願陛下深思而熟計之當前歲
之冬海陵敗於采石死於揚州敵兵散亡遁去我乘其
機僅能得此四州而官軍以戰而死者幾人戰騎殁於
陣者幾乘輸財發餉所費者不知其幾千萬計第功行

賞所遷補者又不知其幾千萬官也而一旦忍棄之乎棄之之後敵無可乘之機如曩時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國家之所以耗蠹費用士馬之所以散佚死傷又不知幾倍於前日也士大夫厚禄於朝者亦嘗遠慮却顧一念及此乎或者謂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當漢高祖之機休養民力積兵積財堅忍二十年之久以待敵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機付陛下於今日也繼代之功孰大焉浮言熒惑古

所深慮願陛下於問安之餘從容及臣之說二聖合謀
救寧天下開聖子神孫萬世之丕基臣不勝大幸
允文又論敵中情僞不可棄四州之地上奏曰臣於二
月初得探報敵帥拘留胡昉等嘗於初五日奏敵必不
敢執我使人已而又報大酋取昉往燕山臣心實笑之
今据探報二月十一日自燕山發回昉等相傳以為大
酋不欲和必至於戰臣竊有二疑若彼之君臣果不欲
和何不執我使人即日發兵尅期會戰今二小介且不

敢留發之使歸當是有相就之意於文移中或有大言亦是用弱之勢當如此其不出於戰一也春今已三月若和議不成境上之敵必整促會合分道窺邊自旬日來方且於界首置擺鋪每鋪三十騎以伺我動息又晝淮河汝河闊狹處爲圖再劄量步口淺深又驅旁邊居民使之内徙皆是反爲防我之計其不出於戰二也使其恥於怯名便出忿兵僥倖一戰我徐以兵應之主客勞逸之勢分曲直之理著官軍破之必矣况廹於暑月

敵無深入久留之便要是四州之地必不可棄當如陛下神謨聖斷無疑也臣比遣官團結鄧州人丁得一萬三千七百九戶凡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一口選壯丁及一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人而中丁之數又三千七百一十四人視襄陽戶口丁數乃三四倍果可輕棄之乎先正司馬光嘗論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臣竊於今日海泗唐鄧之勢亦

云伏惟陛下運獨斷之明下不移之令以就大功或羣言一揺棄地請和臣聞命之日即挂衣冠而去决不敢先負陛下也冒昧再三伏用震恐

允文又論召回信使當殿議中外戰守之備并安集歸正流民上言曰臣准金字牌遞御前封降三省樞密院劄子通問使王之望等赴行在奏事三月二日奉聖旨劄下荆襄川陝嚴為邊備仍不得先事妄舉臣已具知禀狀聞奏訖臣於前月初五日嘗具劄子謂胡昉之歸

敵之弱勢可見冒昧以二策上干天聽不自意臣之上策有合於淵衷伏惟陛下勇智如成湯為天所錫方畧如漢高為天所授中外大小之臣實榮千載之遇効謀効力誰敢不自盡以赴功名之會報萬分之一臣竊詳諸處探報敵兵率多內徙或聚於亳州或聚於應天府或聚於汴洛二京如其內難未平當自此稍稍遠去若只留近郡即是已廹暑月為歇泊之計簽民料馬以竢秋冬入寇則必勝之筭不一之備凡在我者不可緩也

春已垂莫敵又寖退必無深入久戰之憂況天誅亟決羣疑自定事當歸于一屈指防秋之日不過數月間士馬之增損金穀之盈虛戎器之有餘不足山川形勢之險夷與兵出入或守或戰之地有司所宜蚤計預定惜分陰而不敢怠之時也敵比下令盡驅旁邊之民逃避者論以軍法民相驚譁謂當徙於黃河之北老幼扶攜咸來歸正者纍纍不絶而藏匿於山林間者又甚衆怨咨之聲盈於道路天將亡之遽奪其魄至此所謂爲淵

驅魚爲叢驅爵以兆陛下湯武之興也應天順人之舉雷動而風行臣與江漢草木日月以冀所有歸正之民臣亦已遣官賫錢米賑給而安集之矣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敵中衰弊令兩軍習拒馬法上奏曰臣伏讀明詔以軍政之弊有敵人雖弱而我不得志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竊見昔自金人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渡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敵氣𦕅索中原

之民因見敵之力果不可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敵勢遂孤敵中始多事外訌內阻日有岌岌之勢況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所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之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

之用如車而其便利捷疾兵不能潰去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時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致大捷而王彥自謂尤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為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伏乞睿察

乾道六年盧陽西據猺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猺人與省户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栅奪還所侵地於是猺人相結為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

千人合擊討之寀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為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猺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俾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之邊境悉平前知武岡軍趙善穀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鄰壤為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缺）峒隸綏寧縣五溪峒隸臨江縣紹興三十年減冗員改縣為臨口砦然五峒之猺俗尤獷悍釁生毫髮則操戈相讎砦官不能為重輕況本軍巡防砦柵

惟真良三門兵溪香平有土軍可備守禦餘有官無兵其闕硤武陽等砦設廵檢二員徒費廪禄以臣所知宜復臨口砦為縣則猺蠻易於制伏汰去冗員則官廪亦無虛費實邊郡之利也

隆興二年胡銓為兵部侍郎上疏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北敵之不可與和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

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敵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敵和自是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

慈父母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刼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敵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海陵之

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敵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如前之謀不知何以伐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尅敵迄今府庫

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之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敵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敵人㨿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

緐文小簡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勍敵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

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絶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忍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哭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寃十也去十

弔而就干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傳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人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人臣出位犯分之戒

孝宗時詮又上疏曰臣嘗讀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

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謹案是篇言一字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竊嘗譬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泰山之溜可以達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下飲黄泉蟹六跬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者顓與不顓故也一則顓二三則不顓

此必至之理也顓則成不顓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工於初以其用志不分顓且一也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志分故也陛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為於天下嘗語臣朕決不與敵和一日侍從之臣同班上殿葉顒等首啟和議之請陛下面折之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嗜嗚流涕顒等羞縮而退臣是時親聆玉音服膺綮息知陛下真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道以禦戎

冦纔出北關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講在彼無厭之欲難塞日務求釁或蕩揺我邊鄙或憑陵我城邑和雖在口禍實藏心陛下見幾於未奔沉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内皆引領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未絶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絶則吾歳幣之害無時弭也恢復之言日彰則彼講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説無一定之論為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

而盜圖恢復之計乎臣竊以為大不然也夫不貴歲幣姑與之和議猶不可況裒民膏血以為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和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溝壑也而忍乎難臣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召公戒成王以祈天成湯誥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也陛下為陵寢遣使以祈請為名是尊之敬之與天等也彼乃謂我妄有僥求夫以尊之敬之為妄則和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强我弱彼衆我寡彼

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羸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安得計校生靈之膏血也哉臣又以爲不然臣聞秦以傑顛徐由邀綿可以强弱論乎紂臣億萬周士三千可以衆寡論乎隋洛口倉唐資以興可以虛實論乎曹雞不期蜀雖不支可以大小論乎㞌羸致壽盛壯暴亡可以羸壯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爾苟能自治彼又何足畏耶臣雖惷愚竊謂陛下有高世之行九敵人有取滅之理三是我能自治而彼不能也請索言之臣

聞陛下愛敬盡於事親高世之行一也友于兄弟二也九族以睦三也平章百姓四也任賢勿貳五也克勤于邦六也克儉於家七也樂善不倦八也惠鮮鰥寡九也敵人虐用其民取滅之理一也阻兵安忍二也惡直醜正三也以彼取滅之理當吾高世之行已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者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溝壑之為快哉臣願陛下一德一心應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臣

雖不敢請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銓為中書舍人論復讐疏曰臣聞前車覆後車戒自紹興初肉食者不能遠謀遂墮敵計和議三十年廢防弛備干戈朽鈇鉞鈍上下偷安不戒宴安之酖一旦金人肆席卷并吞之計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懲羮吹虀誓不與敵人共天日夜厲民秣馬蒐乘補卒志馳於伊吾之北氣軼乎甌脫之外不復鴈門之踦不已也不澡二殽之恥不已也敵人知陛下鋭

意與復知吾力脩守備知吾將士思奮近者輒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欵我爾陛下宜鑒前車之覆益脩守備益張吾軍益固吾圉且戒將士曰北敵强暴之國貔虎之羣忘我祖宗之大德而謀動干戈是以有靖康之禍殘毀我宗廟陵蔑我社稷刼遷我二帝垢蠛我兩宫皇室淑女媿於穹廬掖庭良人汚於沙漠玉牒帝胄僕於龍荒尚忍言之哉又有甚可憤者我徽宗皇帝梓宫雖返而大讐未報我欽宗皇帝訃音雖聞而梓宫

未返興言及此爲之酸鼻又有大可憤者我國家山陵發掘殆徧我哲宗皇帝陵寢既發而又暴其骨昨者太常少卿方庭實請命祈哀歸奏其寔所不忍聞臣是以痛心疾首飲恨歔泣思欲如古人枕戈待旦以雪吾恥思欲如古人卧薪嘗膽以逞吾憤未嘗一日不北望慨然痛哭流涕也尚忍與之盟哉如此則將士激勵不戰而氣已倍不然雖增歲幣還故疆如前日屈膝請盟臣恐復有如海陵者竊發於近甸矣

銓又上奏曰臣竊謂自昔外侮憑陵中原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非外侮有常勝之勢蓋中國御之失其道爾何謂御之失其道自靖康之變二聖蒙塵兩宫執辱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自維揚之變太上皇浮海生靈屠戮大内飛羅綺之灰九衢轔公卿之骨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自海陵之變淮甸丘墟原野餍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遺毒至今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夫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坐和議則敵人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范成大内殿論敵使生事劄子曰臣竊聞前日金國遣使來奉壽觴其正使沿路於瑣瑣末節多欲少變舊例皆非國體重輕特出一時無稽之説陛下待之有法一不得志而去然自近年未嘗敢爾其所以敢爾者士大夫竊議謂有兩説或謂山東饑旱民多流徙恐為吾所窺測故為此驕狀以示泰然而堅盟信或謂彼國以陛下天錫神武不忘中原經理邊陲江淮增勢必慮和好不久敵之君臣或有計議使者恐預知之故

敢肆然出此二說是非固未易決要之皆所以啟陛下自治待時之計何則從前之說彼憚於興役而懼吾有謀耶則安知其無可乘之機從後之說彼疑吾經畧而不恃和好耶則安知其無先事之舉故曰皆所以啟陛下自治待時之計臣愚欲望聖慈與帷幄大臣乘此閒暇之時稍紓不急之務益講待敵之策蚤夜孜孜更甚前日以待事至而應焉臣去年面對嘗陳三力之說一曰日力寸陰可惜者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所出者是也

三曰人力愚慮智術之所及者是也此三力者有限不可縻費於不急之地盡用以待敵猶恐不給臣區區愚忠因使人之來又有所感故復為陛下畧言之伏惟留神省察

乾道四年敷文閣待制汪應辰轉對論自治劄子曰右臣準御史臺牒十一月一日視朝當臣轉對者臣愚不肖不足以論天下之事然竊以為天下者先後本末之序要須有一定之計然後從事所謂事豫則立也昔班

固論外域之患以為漢興忠言嘉謨之臣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臣亦以為國家自艱難來所以待敵人者不過和戰兩說然而皆未得其本也欲和者則以無事為安諱兵而不言偃武而不修欲戰者則不相時不量力而姑徼倖於一勝此二者皆非也二者皆非則將何適而可亦曰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自治之謂也吾所以

自治者周密堅固無所不備則或和或戰特應之而已詩人之稱文王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夫外域而侵中國此文王之所當愠怒而不釋者也故不殄厥愠國與外域為鄰則聘問之禮有所不可已也故不殞厥問蓋吾之政事井井乎其有條理所植之木則拔而茂盛所行之道則兌而成蹊以中國之治而制外域之亂則彼將遁逃而日以困窮矣文王之政其先後本末之序如此萬世

所不可易也恭惟陛下有勤勞恭儉之德有剛明果斷之才又有將大有為之志而適當艱難之運祖宗陵寢越在異域中原士民淪於兵革豈可以殄厥慍哉惟是國勢未强民力未裕聖明遠覽俯就和議慰薦撫循交接賂遺所以待敵人者甚備蓋非淺見狹聞者所能窺測度量之萬一臣願陛下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專以自治為本譬如農夫是穮是蔉人事既盡天時自至然後可以收其成若不芸其田或揠苗而助之長皆為不知

時矣此臣所謂無欲速也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丞相顧雍以為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宜禁制之茍不足以耀威損敵皆不宜聽此臣所謂無見小利也富弼使北歸言於仁宗皇帝願常思敵人輕慢中國之恥坐薪嘗膽不忘戒備內則修政令明賞罰辨別邪正節省財用外則選將師練士卒安輯疲瘵崇建威武臣所謂專以自治為本者此其目也仰惟陛下以勤勞恭儉之德而持之

以久以剛明果斷之才而慮之以審以將大有為之志而養之以晦凡自治之策如富弼所云者無不畢舉真積力久其效自見天意人事若合符節必將有不麾而去不祈而獲者矣臣不勝仰望之至

孝宗時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陛辭劄子曰臣聞近日有自嶺外來者謂南丹馬路不可開白皮鹽場不可罷緣此二事關涉蕃漢即非州縣泛泛議論恐亦不可不早定也陛下不以臣為駑劣使之按刑嶺右是宜宣布

陛下寛簡好生之意至如招誘買馬及鹽場廢置各有主此者然事關蕃漢嫌隙一開是二三有司者之責故不得不為此過計夫寇賊姦宄多出於邊人舜嘗以是命皐陶皐陶一治刑獄之官而舜輒以是命之葢為冀州之外即荒域遐陬是邊人廹近中都必有為此寇賊姦宄之事者故舜以是責之治刑獄之官上古外裔皆小小種落為甚易治自秦人鞭笞六國合為一家匈奴於是時亦效中州併吞他部是以有控弦三十萬之衆

上古外裔與秦漢以來不同使唐虞三代遇秦漢之外裔不知禦戎當出何策漢之郡縣過交州數千里唐之安南都護府即漢之日南也本朝以交州為荒梗不毛之地置之度外今南方外裔正如唐虞之時乃小小種落耳宜州邊南面為高峯寨高峯寨去南丹州止一程羅殿多産馬每來邕州互市即為自杞蠻所梗數年前羅殿欲取道南丹徑來宜州賣馬南丹盖嘗主此說而其說亦甚可聽自後議者又復多端謂南丹之外乃為

永樂州永樂從來不與南丹相下往時南丹為永樂所攻尚怨宜州不出救兵若置場南丹則南丹所以望我者又非前比也南丹一件雖未得其要領然無妨吾事惟白皮鹽場忽然罷去一帶亭戶往往失業遂逃入交州蓋緣溪洞不得白皮場鹽卻轉食交州鹽溪洞數十為吾扞蔽惟知有內地鹽豈可令交州鹽卻流入溪洞傳聞交州界上前此有產鹽地分故易成爭奪後來不聽交人於近地煮鹽是以白皮鹽場自紹興之初官賣

帳歷一一可驗不應令交州鹽却過來溪洞若此一事縱而不問恐積月累歲非必一典刑獄之官所能治也臣愚謂南丹馬路白皮鹽場是皆邊面細事不當處之太驟欲望睿斷行下本路令逐旋措置此為有司所當為之事不宜上瀆旒扆緣是關涉蕃漢有此隄防故不避喋喋

光朝直寶謨閣輪對劄子曰臣聞古之為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察異服不使奇衺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為

闢之本意也是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以是命臯陶豈唐虞所都與北人相近深恐羣敵變亂邊方而爲是寇賊姦宄之事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釁端常生於所忽釁之未萌以簡書治之爲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爲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荒服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未嘗攻之於末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三佛齊大食占城闍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爲互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蕃

通貨舉積於此荆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非泉即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背僔塌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而以金銀爲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濶疎非所以待遠人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寶以塗金銷金爲服用則坐罪爲不輕君之何棄其所可貴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

物一去即不復相流通豈不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
物往往可以充耳目之玩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
皆為無用之物至如金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
蠹月耗而不加恤焉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
於吉陽軍買馬今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
焉可縱而不問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為毗舍耶忽
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絶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
無二十里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

蒭每得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鈎鑿為之一空及散走嶺外殺人為糧挾舟而行出沒水中猶履平地潮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叵測也初不知所托在何等處尚能為吾民之害況所謂熟番往來中都者乎臣願聖慈戒勑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番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患不勝幸甚

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李大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懷

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疋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贏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所謂行虛惠收寔福河西積困兵革州縣蕭條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

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尚十餘萬帝用温彦博之議度朔方地建順祐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然擢酋豪為將軍郎將者尚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當時廪給之費葢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覊縻塞外之策葢既往者不咎姑欲無事招徠於七姓種落以寛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為捍蔽未

始官於朝也太宗之降突厥遂官於朝矣夫取其才而用之固足以見聖王之大至於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裔夷之俘亦不可不慮者故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仰惟國家履中興之運敵勢就衰慕義効順者襁負來歸既已處之州縣矣則異時系踵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預爲之謀也

元吉權吏部尚書進故事曰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

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外域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觀太宗可謂不忘突厥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為兵刃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議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

其非得已也蓋唐初外域之患莫甚於突厥自隋即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羣盜角立懼其為助故卑詞厚幣約以連和其禮有為之屈者及連歲內侮益甚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所與書為詔若敕都酋頡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而瞰渭橋時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敵始退舍由是言之高祖之憤幾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

而其志不一日忘敵故敵退未踰月即殿庭以教戰士校其射藝誘以厚賞此特其一端爾他所以備敵者從可知也貞觀之治用賢納諫之方選將練兵之法皆足以自致於安強然後堅坐不瞬以待其隙及頡利勢衰羊馬多死又內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畔逮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纔十萬人破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告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疾

首思一刷恥於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俟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酬其言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夫待外國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唯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有所不校若太王事獯鬻文王事昆夷於傳有之矣唯志不可屈故勾踐之報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敵和豈異是哉日者奉使之臣辱命而還陛下既已備正典刑矣敵之驕

慢吾使而禮有未得伸者譬猶無知之人瀆慢長上固不能不為之動亦何足與之校是非曲直乎臣所願陛下沉幾先物擴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屬太宗之志以圖之如聞彼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雛各擅兵柄互相窺伺天道好還豈患無頡利之變陛下聖德英武遠邁於太宗假以歲月則渭上之恥未必不啟吾定襄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證之云

員興宗上殿輪對劄子一察敵情曰臣聞聖人有外懼

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

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平日晦之一日

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為也哉昔勾踐為國最

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

者勾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奔走事人

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

有吳者勾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

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怠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輿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固知其忍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掃清中都囊橐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已為和柔之盟陛下意豈

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模雖小亢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内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欲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彼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寔信其偽不晤其奸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窮也為今日之慮當堅

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
增减為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凡幾何人軍
食可理凡幾何事惟精應敵惟長守扞至纖至悉不
暫觧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
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
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為傷矣夫四
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
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轉以簿書期會為故搭此

弗圖一忽有警持循將何及也詩曰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為媮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

二恤歸附曰臣聞天下歸往謂之王四夷觀赴謂之中國樂於觀赴而極其歸往聖人之能事於此在矣臣竊觀鄉者江淮歸正士卒捨氊裘襲禮義此豈一都

督府有以諭而來之耶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者也臣前自上流過沿江諸郡歸正之士往往而見其間遊談坐作意態慘慼多不自聊者臣退窮所聞則所在統軍宿將不能推原陛下德意接之不以恩恵是以囂囂相從於此臣竊思之華夷萬里異生不異情人之情去親戚而捨墳墓甘酸苦而受困折者皆非情之所安者也設若諸將能爲朝廷相親相比布露恩私如待寵子如

支漏釁則歸附之士未暖席而得此生矣近聞諸將敢有奴隷服役之者臣恐歸附生心役不以義則其狥義之意輕撫不以情則其効上之心薄待不以恩則其投命之意衰風塵忽警是縱虎狼於檻而保其不噬齧者也如是其可乎臣以為諸將無見於此矣昔唐初有事於突厥中葉有事於中原回鶻特勒之徒何力國昌之將其人皆蕃衆也其兵皆蕃兵也唐有恩意以寵之𩲡官劇職共濟其用而共復京師唐

於歸附一日不輕如此未聞諸將服役之陵藉之也臣愚伏望陛下垂厚恩布明旨凡歸正士卒分戍所在深詔沿江督將與逐路帥臣務加存恤賜給之間務加優厚使其客主之勢一委曲相濟則情自相通然後旌其首領功狀最白忠效最篤者陛下特賜勞問亦寵矣後有緩急出入死地彼又何辭安知無國昌何力之徒為我用為我守哉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此事是也惟陛下幸察

知夔州李椿奏曰臣竊見自紹興十年以後節次歸正中原之人或在軍中或散民間此皆國家赤子頃因南渡遂成隔絶今既来歸如子投父固宜存撫以繫中原人心唯是降人吾之仇讐反覆難憑天姿殘忍因敗来降蓋非本意逃死而已强梗之性不可以義理曉不可以恩信結弱則服彊則叛其来久矣若必以謂將欲收而用之則當置之於有用之地有以要束之兼於大衆之中使不得恣壓以勢力恐或可用今散在州郡閭驕

橫凌民無所不有又多懶惰不習軍務高官厚祿無用而有害豈宜置而不議為今之計當因其任滿悉添差上江屯駐中分配隊伍毋令管事其官高頭首令充不釐務兵將官庶幾有以關防其出入禁衛者切乞聖慈遠之臣伏願陛下鑒唐太宗之處突厥幾至狼狽晉武帝之處氐羌終致傾危苻秦之信慕容垂鮮卑猖獗當時有識之士皆知其必然臣愚慮實憂之所以不避瀆聖之誅冒昧言之臣不勝恐懼待罪

椿為司農卿上奏曰竊見朝廷區處降人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隔絶數十年身雖陷於北敵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非族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好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人我之仇讐反覆無常天姿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

晉武帝時劉石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十二年濁亂中華秦苻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徵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為金兵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人或布州郡或掌事軍中或往來闕下或宿衛禁庭此臣所以深憂者也臣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卦里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日

伏望朝廷於閒暇之時酌古驗今思患而豫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臣愚言可採乞賜敷納密切施行

制置四川兼知成都趙汝愚論羌賊降後乞修德任賢狀奏曰臣昨據黎州申報羌賊奴兒結之弟三開以疾自斃賴苗率其餘黨悉降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直學士臣自惟守邊無狀何敢論功嘗瀝悃誠乞賜恩免茲奉溫詔尚閟俞音臣義當固辭豈容虛受實緣臣近方

辭免召命陳乞祠祿不敢再三煩瀆天聽已於今月十
九日望闕祗拜新命訖伏念臣蒙陛下之知最深荷陛
下之恩最厚敢因前事少效愚忠臣伏見藝祖
皇帝玉斧畫河之後二百餘年三陲晏然一塵不動蠢
茲小醜敢為亂階殺畧吏民擾我西鄙覆亡將士犯我
王略積十餘稔罪惡貫盈狡計益深乍服乍叛犂庭掃
穴理無可赦陛下神武不殺惟務羈縻聖度有容屢行
恩宥夫力行者遠無不至真積者隱無不彰終之帝德

升聞天鑒昭格渠魁送死授首窮荒餘黨悉平歸心大
化是知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非虚語也書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臣愚伏願
陛下觀天道為甚邇信聖言為易行推其所既為增其
所未至內以修德為本外以用賢為助自然天意悦於
上人情恊於下雖以之掃清中原克復境土宜無難者
區區小羌顧何足為陛下道哉臣學術淺陋無所知識
嘗究觀羌賊本末而竊有感焉故因茲摧謝而輒獻其

誠唯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論金國人使生事狀奏曰臣蚤來在幕次侍班承閤門傳旨令改別日朝見臣詢問得今來使人頗失恭順奉書不虔觸犯天威罪當萬死陛下盛德全度曲示含容天地人神孰不慶幸然臣竊謂禮者體也義者宜也得體合宜雖彊必服萬一調護之際稍失事宜竊恐強敵益驕更貽後患故臣謂莫若且令館伴臣寮委曲開諭援之以久例曉之以至理我直彼曲夫復何辭然

後今就館中封進國書係降指揮朝見盖陛下威尊固不宜再屈兼恐臨期復有變態則於朝廷事體將来益難區處若彼堅執愚暗倔彊不從則當致饋有司稍加常禮移文對境告以事因但當曲折其詞亦不至遽生邊釁說諭使人此意料彼安敢不從然須示以優游待之閒暇稍遲旦暮彼自憂疑若欲姑務曲從別加厚賜非惟有傷國體亦恐別啟戎心或謂國家連歲旱傷未宜輕舉敵情難測將起爭端臣則謂不然使彼誠有深

謀決非畀詞可已若秖是使人生事正可伐之以謀臣

伏抱愚誠輒陳管見惟聖明裁擇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五十

明 楊士竒等 撰

四裔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日北敵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葢自有天地以來邊境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憂變者也女真盤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刼制上下非有

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固達尼雅滿之徒崛興窮海之濵尚力喜爭雲屯霧集用彼國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蒙古小國欻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蒙古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

嘗人情携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爾鮮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元元赤子敵人戕之翼翼其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葢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邉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

夫聘頫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敵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外裔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

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頋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内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邉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賔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内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令日能為漢宣之所為

則敵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羮之故而謂讎耻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奬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慹則乗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

臣愚賤而忽其言

十年袁燮上巳見劄子曰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日獲對

威顔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修邉防為戰守之計

臣非敢為此臆説也按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

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

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

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

中侍御史陳俊卿皆以為陰盛陽微外國窺中國之象

是冬金人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雖非昔比而雷雪作孽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來淮襄間幸稍寧息然敵人之心變詐萬端安知其不養力蓄鋭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為墟雷雪之變既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强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敵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間不免於用兵而終歸於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為不然曩時戎人部落

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于我利苟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駸駸以至蜀觀其志願非專為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強欲與通和大有邀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輸轉之費生券之費猶自若也

夫何省之有不可三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既與敵為仇矣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為禦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敵自示削弱誰不侮之不可五也推此以往其不可者尚多有之夫既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戎人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苻堅雖强晉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歟毋溺於宴安而常軫淵氷之慮毋樂於順從而急聞藥石之言思天變

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耻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畧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强姑從和好似為體國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辨是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忠為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之衆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羣臣凡可以制服戎人者畢陳於前而擇

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寧宗時衛涇論治内備外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捄於事臣觀中國之與北敵其勢決不能以兩立而較今日之事體恐不能如日前之久安無事所當先事而憂者也何以明之敵人盤據中原莫如元魏之久然考其傳序雖十六主而不克令終者十世始

終雖百餘載而號稱全盛不過五六十年惟茲勍敵崛

起東夷之崛穴奄有中原之土宇六十有四年靖康之

禍考之前古又為已甚誠宗社不磨之辱子孫必報之

讎也高宗皇帝至仁兼覆隱忍三十二年之間大志未

獲伸至尊壽皇遵養時晦勤勞二十八年之久大業未

獲就陛下以英武神聖嗣臨大寳宸謨廟畧得於問安

侍膳之餘凡高宗未獲伸之志壽皇未獲就之業皆陛

下今日所身任也彼立國既久未必懐不自安之心而

戎心亡厭猶每有不相忘之意是則名為和好而實則仇讐名為息兵而實則覬釁復讐之舉直須時耳故曰其勢決不能以兩立自昔之有天下未有更一二君之身歷五六十年之久晏然無一日之危動者前代之君不暇悉論惟祖宗混一太平極治之世亦莫不然矧今以偏方之勢與敵約和自紹興以來五十餘年無大戰自隆興以来幾三十年無小鬬今之敵人非前之敵人比也故主歷嘗患難逮其得位志在偷安新君少不更

事血氣方剛必有馳騖喜功之心國内稍安必謀外畧
間隙之生遠不過五六年耳故曰不能如日前之久安
無事此明識遠見者所以為國深憂也今為偷安之說
者乃曰敵運將終滅亡可待又曰彼有内難必不能動
又曰童稚庸才不足多忌夫五行之數終於六十以其
時考之固為已盈之運矣嗣主得國不以序羣下頡頏
肘腋之變誠未可保然其新立之後措意造事類若有
謀恐未易以庸才忽之彼果内難也果庸才也建炎紹

興之間亦有之矣然一敵弊一敵出其勢愈熾昌嘗為
中國利哉古人有言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天下
之事豈當計其在彼者亦顧其在我者如何耳使吾内
治具舉外備素修敵雖强不足慮苟吾自治之策闕然
不講左支右吾僅足以了目前敵雖弱猶有可憂何暇
乘敵之隙哉臣誠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修德以
感天心施惠以固民志不以小康為已足不以富貴為
可娛念讎耻之未復念版圖之未歸念壽皇付託得人

之望為甚深念中原遺黎思漢之心為久欝卧薪甞膽不忘北鄉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大臣日夕孜孜講求大計委任而責成之國計未强所以足國計者何策民力方困所以寛民力者何道將偷而未練何以為擇將帥之方兵冗而未精何以為勵士卒之術君臣之間悉心悉意不存形迹休戚憂樂相與同之凡足以為内治外備之具無不修舉人事既盡天時自来則大讐可復大義可舉矣儻陛下立志不堅大臣不知任責百執事

苟且以安祿位歲月悠悠大計不立天下委靡日趨於弱一旦有變皆諉曰非我責獨以憂勞遺陛下臣恐後時之悔無及矣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臣愚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私惟陛下赦其狂僭

汪奉使回奏事劄子曰臣等猥以庸虛誤叨隆委將聘敵庭陛辭之日玉音宣諭令因而詢訪蒙古事宜不可張皇臣等竊謂覘國者春秋之法咨詢者使臣之事欽

承聖訓夙夜究心道塗往來必加體問有如敵長荒淫無度主德之不修頻歳水旱相仍天時之不順百姓科歛煩急人心之已離凡比年使者之所條陳近日廷臣之所論奏雖或未免過實而亦有所由來臣等得於見聞不過若此數事第敵法素嚴令尤疑畏初至北境間有言者而未敢謂然及抵偽都正欲詢求而防閑甚密深懼無以稱塞明詔令參考事迹復摭其一二言之大抵北敵狃於宴安習成驕惰非復曩時之舊而蒙古生

長西北其人驍勇剽悍地產壯馬加以新集之衆意氣方銳倏来忽往捷於風雨契丹遺類蒙國諸戎挾其世讎環視而動左枝右梧之不暇雖侈宮室盛儀衛外示強大之形臣等見其在廷班行人才委靡上下窘蹙若有旦夕肘腋之變而所過河南州郡凋弊太甚供備牛馬取辦軍須十室九空殆同清野怨讟並作至有及汝偕亡之謡遺老尚存咸起徯我来蘇之望蓋非特中原之民素不懐附而蕃兵部落亦有離心公出怨言無復

頋避河北河東累行僉刷每戰輙敗或望風犇潰士馬物故糧械喪亡部送餽運至於乏使防護使客騎兵類多疲觽老弱今兩敵相持猶在亘撫等州而臨潢被圍踰時未觧在邉之兵僅三十萬復期以九月決戰臣等毋至涿州安肅軍屢見介使奔馳調發軍馬曽無虚日覯其事勢蒙古諸部雖未足以滅之而侵擾者衆轉鬬未休久而禍結兵連必至民愁盜起危亡之兆端在於斯天道好還敵運將盡豈非天開陛下以大有為之期

邪然臣等區區愚衷有不能自已者觀人之國雖古不廢而自治之策尤今日所宜素講使吾治具畢張備禦無闕敵雖强不足畏儻偷安歲月僅了目前一弱寇滅一强敵生猶未足以為喜也臣等伏願陛下奮發英斷規恢遠圖旰食宵衣急於自治强君德隆主威振紀綱守法度謹爵賞此自治之本也選將帥厲士卒蓄財用備器械審形勢此自治之末也君臣交修本末具舉平居暇日國勢奠安威望震疊有以繫中原思漢之心絕

姦雄窺伺之望逮其機會之至則乘瓦解之勢與席卷之師一舉而版圖可歸讎耻可雪矣若不量其在我而徒欲乘敵之多事譬之賁育與有力者鬬未知孰勝有一人焉幸其不戒而擣其虗或不足以制賁育之命後患將若何傳曰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惟陛下留神幸甚

汪又進故事曰漢文帝十六年冬匈奴寇邊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後元二

年六月匈奴和親詔曰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邉境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甞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弭兵者帝王之遠謀息民者國家之實利夫民猶支

體也兵猶爪牙也支體充盈氣血强壯而後爪牙可用之禦侮自昔仁賢之君明智之臣非無剛健之志忠憤之謀審事量力終于屈志以保民待時而養晦者此非舉事而輙沮圖功而不竟也所以為國計者至深長也盖民力之虛實乃命脉之根本傷耗慮在目前而事機之成否他時猶可圖也漢文帝其知此矣平城之仇嫚書之辱皆文帝之耳目所親聞見候騎烽火之警至通甘泉金絮采繒之奉頗疲縣官文

帝豈一念慮忘此敵哉方十四年身御鞍馬鋭志親征真有長驅殄滅之意及其熟察中外事勢之詳載念水旱疾疫之變而堅忍和親確然不揺非與始謀自異也能發而能收者真慮國保民之善圖也其和親詔書曰朕夏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又曰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可見其以民心為心而灼知國計之當出乎此也是以文帝弭兵而海内安富武帝興師而戸口减半其利如此其害

如彼前事之驗後事之師可不監歟

理宗紹定六年知泉州真德秀應詔上封事曰臣恭覩正月一日御筆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睟然顧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主矣狂踈妄發自速臯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收拭而使令之政

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啟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其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陵之圖來上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詣省恭眂集議以聞盖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敵人以河

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畧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
蹈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覩從臣集議之
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畧
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强敵暴興接
我疆埸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臣自
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人必
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中夜
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聘敵道

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敵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憸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詆因以便親匃外而去陛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失願今日之深懲葢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敵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巳之深憂欲於未雨

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四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訾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兹惟厥時而士無智愚僉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遹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朘剥而無餘人材衰颯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兾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盖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

讎也伐與國爲非義滅世讎爲當然幽燕之失敵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敵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耻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爲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在我力未足爲而欲借助於外援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敵何邪自有載籍以來與外裔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彼而

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畧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爲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

祖肅宗惟求助於外裔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外裔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稹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輙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卻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吾不能校也我無

可恃之實而惟敵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已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敵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敵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此始矣夫敵人之性冒沒貪惏一與之接烏能中絶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甞中輟而敵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来又命師

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饜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敵人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

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材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閑武畧宣威制閫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事所宜蚤圖而環睨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克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公私富實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羣盜蝟興今之事力視昔

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寇警甫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揣之以循吏卹之以寛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況於移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

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强暴之情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虚懐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汩清明俾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説不容眩惑則雖慶歴元祐之治指日

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爲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爲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俶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厚壅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摇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内之政以爲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强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

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燄自著敵雖强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故或倣東晉絶敵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敵以啟後患不若竢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内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埶舉謀之未晚既

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陵王彪之亦言未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制閫之臣誤事如商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黄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徽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衣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開邊釁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路蔽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邊

臣猶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誤聖聽師行之日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海南於是言路絶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沖開道求諫羣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均於為國惟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

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論敵使引見不必臨軒上奏曰

臣竊聞敵使之來引見有日都司官條具欲陛下臨軒

以接之道路傳聞虛實未可盡信若果有此恐於禮未
安臣竊以謂更宜商確或曰臨軒擇士臨軒釋囚聖天
子未嘗不臨軒也何獨於此而用其靳臣謂不然三歲
一取士宰執讀其程文呼名而進之謂公卿大夫由此
其選也每歲一釋囚宰執讀其情犯呼名而釋之謂清
問下民不可不親也今泛使之來無國書可進如常儀
引見賜之例物足矣必異其禮臨軒以接之何為也哉
或者又曰彼使人也來自外國未知陛下為何如主也

臨之以天威咫尺彼將心悅而誠服光武之於馬援是也臣又謂不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儼然人望而畏之帝王固自有真也何俟進移黼座而後足以悅其心乎下堂而見諸侯昔人以為失禮臨軒以見敵使令顧以為得禮乎且又有一說都司條具之始聞曾引臨軒釋放罪人為例萬一使人知之必謂陛下臨軒乃是以待罪人之例待已將以悅敵反以怒敵矣臣愚切以謂一如常儀為便乞陛下與二三大臣更加商確

貼黄臣檢閲國史紹興三年金國元帥府遣使副李永壽王詡等到闕議事上特御後殿引見八年金國軍前遣烏凌噶思謀石慶充等來朝朝辭宣陛殿烏凌噶思謀以下執禮甚恭然則北使之來御後殿引見則有之朝辭而宣其陛殿則有之遷御座以受其禮則未之前聞也今引見敵使如欲使之稍近天顔當察其果有恭順之實俟朝辭日特宣陛殿以示恩意却有前朝故事可以遵行併乞睿照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宥不庭曰

臣聞文德者養平之膏粱武威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

之時而耀威振武所謂以藥石代膏粱之用其為害也

實曰非輕是以定亂右武守成上文乃國家久長之計

也方今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受天眷

命奄有區夏誕照多方先帝以聖德乘時繩其祖武蠻

荊沐化異域來庭今陛下若稽上古之勲光紹前王之

蹟普惠黎庶屢降德音今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國

家近年以來越山浮海征討不庭謹獻愚議惟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遼邈風壤特異天下有故則窺隙而先叛天下已定則觀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決羈三王之所不強臣然其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之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糜之以辨計良圖震之以長槍大劒則彼方據險依阻罄力偷生遂使吾之軍士身膏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欵則吾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皆中國之民也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為民父母者因無用

之地而傷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之本心但恐偶未之思而過聽下言或有此事也昔舜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修德政於西土而崇國降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兵也但中國延衡則越裳不名而自来肅慎效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為哉伏望陛下載宣天旨明諭軍帥厲兵秣馬藩衛邊疆春夏屯田秋冬校武于其無事則備之而内守脱有不虞則應之而不逐殊方之屬欲來則聽其來不来則不以威脅之

但務內崇文化發政施仁振我皇綱一我王度信我賞罰興我禮樂風以之移俗以之易上下和悅內外無虞體舜之無為希大庭之不宰欲致越裳肅慎之類亦豈難哉此蓋太平當務之資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無不順之四時心術定而無不安之四支中國盛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極致委在於茲又金鏡策務柔服曰臣聞羣生有類萬物分方施仁於一類而同類咸臻擴化於一方而餘方並至此寔王者仁化之聖也天道

無私降生庶物得五行之全鍾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雖不沾先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懐仁慕義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焉中國者四遠之根柢也四遠者中國之枝榦也自萬殊而言之分雖不同以理一而推之其趣一也耀之以兵而欲其知畏則彼方奮其釜魚之餘命而挾怨以相敵矣結之以信而欲其來服則彼方將違其天日之明鑒而舒蠆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欲其回心則彼方將背其盟誓之大約而恃強結

援以輕中國矣然則何為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感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寛其命以逸之定名分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使餘國未服者聞之而皆曰彼已服者既能托大國以自固而又無刻剥督責之苦吾屬奚為而獨逆皇天所輔有道之君哉自然相率而來服矣今國家六合羣辟奔執豆籩中華之區貢賦有常其邉裔已服之域正宜行此柔之之道以盡感

之之方又何須徒費錢糧犒賞以興當偃之師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所以柔之者非但感未服之國亦所以盡其在我者當然之理也郤缺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懐非威非懐何以示德臣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懐之皆所以示其德也或者以為四遠可以威威不可以德德臣愚以為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漢南諸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極鳥獸魚鼈咸若豈有

不可以德德之人哉或者以為不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亦以為非也夫王者之臨下其理本於安人也非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自至周公猶以為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有是事者皆羣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請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行柔之之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再造之恩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秘書監趙良弼奉使日本還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很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五十